

初雪为序，梅开旧符

□马泉龙



元旦的第一场雪，就像一封从天上寄来的贺年片，悄悄塞进人间的门缝。清晨推窗，天地已改稿：屋檐、枯枝、昨夜还裸露的泥土，全被一笔温柔的留白覆盖。我脑中首先浮出的是王安石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的热闹，可此刻却无一声爆竹，只剩雪片落地的轻响，像替谁收住了满城的欢呼，让新年先学会安静。

我踏出门，脚下“咯吱”一声，像按下了冬季的开关。风并不锋利，却带着崭新的寒意，在衣领与袖口间巡视，提醒我：这是二〇二六年的第一场雪，也是今年的第一位访客。抬头望，雪片已非初试锋芒的细屑，而是“一片，一片，又一片”，六角纹路在手心转瞬即逝，像孟浩然《田家元日》里“今朝岁起东”的岁月，刚被我发现又被它偷偷溜走。沿乡中小径慢行，雪把山路涂

成一张未经落笔的宣纸。远处小学教学楼窗棂上的霜花，正如少年作者笔下的“不规则的画作”。我用指尖轻轻勾勒，凉意顺着血脉奔向心脏，竟感到一种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的仪式感。原来寒冷也能成为仪式，替我们撕下最后一页日历，贴上新的憧憬。

走到村中广场中央，忽听“啪”一声轻响，一棵老槐树抖落枝上积雪，像老人抖了抖肩膀把旧尘挥去。我想起明人屠节《壬午元旦》中“春与莺花到五湖”的句子，此刻虽不见莺花，却在雪底听见它们赶路脚步声。那声音被雪层放大，像远处湖面的冰裂，清越而坚定，告诉我：春已在途中，只是让雪先递一封信。雪愈下愈静，世界像被按了静音键。平日喧嚣的声响此刻全浮出来：自己的呼吸、书页在书包里的摩擦、袖口与衣

摆的摩擦……仿佛白玉蟾所写“东风吹鼓柳梢雪”，却不是东风而是时间在耳畔轻轻擂鼓，催促我向内聆听。于是我索性站定，任雪落在睫毛上，像给目光加了一层柔光镜。此刻的秒针走得极慢，慢得可以装下一整年的期盼，也装下“老去又逢新岁月”的慨叹。少年无老可叹，却懂时间的分量。

忽有小孩从家中冲出，扬起一把雪，笑声划破静寂。雪粒被阳光映成碎银，四散飞溅，像屠苏酒里浮起的柏叶，瞬间把“千门万户瞳瞳日”的热闹还给人间。我却退后两步，把这一帧让他们，继续沿着空无一人的跑道前行。脚印在身后排成孤独的句点，又被新雪悄悄填平，像替我删除草稿，让故事从开头写起。学校跑道的尽头是升旗台，旗杆顶端已积了寸许白雪。我晃旗杆，雪整块砸在额头，冷的生

疼却先咧嘴，新年总得挨一下才结实。我伸手拂去头上的雪，冰晶落进袖口，冷得真切却让我更紧地握住绳索，仿佛握住一条通往未来的绳结，绳那头是“春到报花知”的明天。此刻，我理解了少年作文里“冬天让人直面自己”的句子：雪将世界涂成单色，一切声响调到静音。于是人的轮廓被勾勒得格外清晰，连心跳都成了鼓点，为新年倒计时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呵出一口白气，看它缓缓升空，像一句无声的祝词，献给这凛冽而又充满温情的元旦。雪仍在下，却不再是寒冷的符号，而是一张铺开的信纸，等我用一整年的努力，在上面写下绿色的回信。雪还在下，还没想好回信的第一个字。也许等第一株草冒出时，我再补上。雪落无声，却替我说了新年快乐！

在村里，和一场雪相遇

□李芳芳

这是我第一次，在一个小村庄里，迎接她的第一场雪。

我已经感受过她夏的清秀与热烈，秋的成熟与静谧。

而冬日的一场雪，美得如此动人心魄，让人恍若置身童话世界。

那层白，洒在屋顶上，遮住了岁月的斑驳。覆在山峦上，为每一棵树、每一股枝丫，每一片残叶镶上了银色的钻。披在田野上，使焦渴的大地得到了爱情般的滋润，让无数个暗藏着的生命得到起死回生的魔力。

那落在人心呢？落在人心，心不会冷，反而会暖，这可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对于所有生灵，皆是滋养。

我喜欢踩在雪上的感觉，咯吱咯吱的响声，那么有趣，那么治愈，又那么坚定。这声音，是我与冬日相遇的回响，那一串串足迹，是雪为我留下的生命的年轮。

我来过，我来过这世界，来过这美丽的水晶般的村庄。

阳光洒在皑皑白雪上，仿佛洒了一层碎金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。每一粒雪，都能折射出万个世界。有没有哪个世界里，有着另一个我，也在一座小村庄里，欣赏一场雪，享受一场雪，感受一场雪？

牛铃叮当，牛儿们悠闲地从一片白中走过，抬头仰望，看穿了白纱的松，低头轻嗅，属于冬日的甜。

农人们终于闲了下来，叩开一扇门，熟悉的笑脸，热情的招呼，如炉中火一样温暖。噼啪声响起，那是放在火中狂欢，亦是幸福在我胸中荡漾。

村口，巧遇几位大爷，他们互相寒暄，也与我问好：雪天路滑穿暖，吃好防冻照顾好自己的。暖心，就这么简单。村部比任何时候都要热闹。

男女男女，欢声笑语，原来一场乡村“春晚”即将开演。扮好妆的演员们，略带着一丝娇羞，但更显自信。

对，就是要唱起来，扭起来，美起来。

辛劳了一年，此刻，就是庆祝的时候，亦是撒欢的时候。这样，才不枉一颗落在人心呢？落在人心，带来的生机。

欢快的舞步，动感的音乐，响彻云霄，我在舞台上，使劲地鼓掌。

乡亲们的热烈，点燃了太阳，使它愈发温暖，愈发灿烂。

雪看到后，无声地笑了，这一笑，让这白渐渐消融，转而透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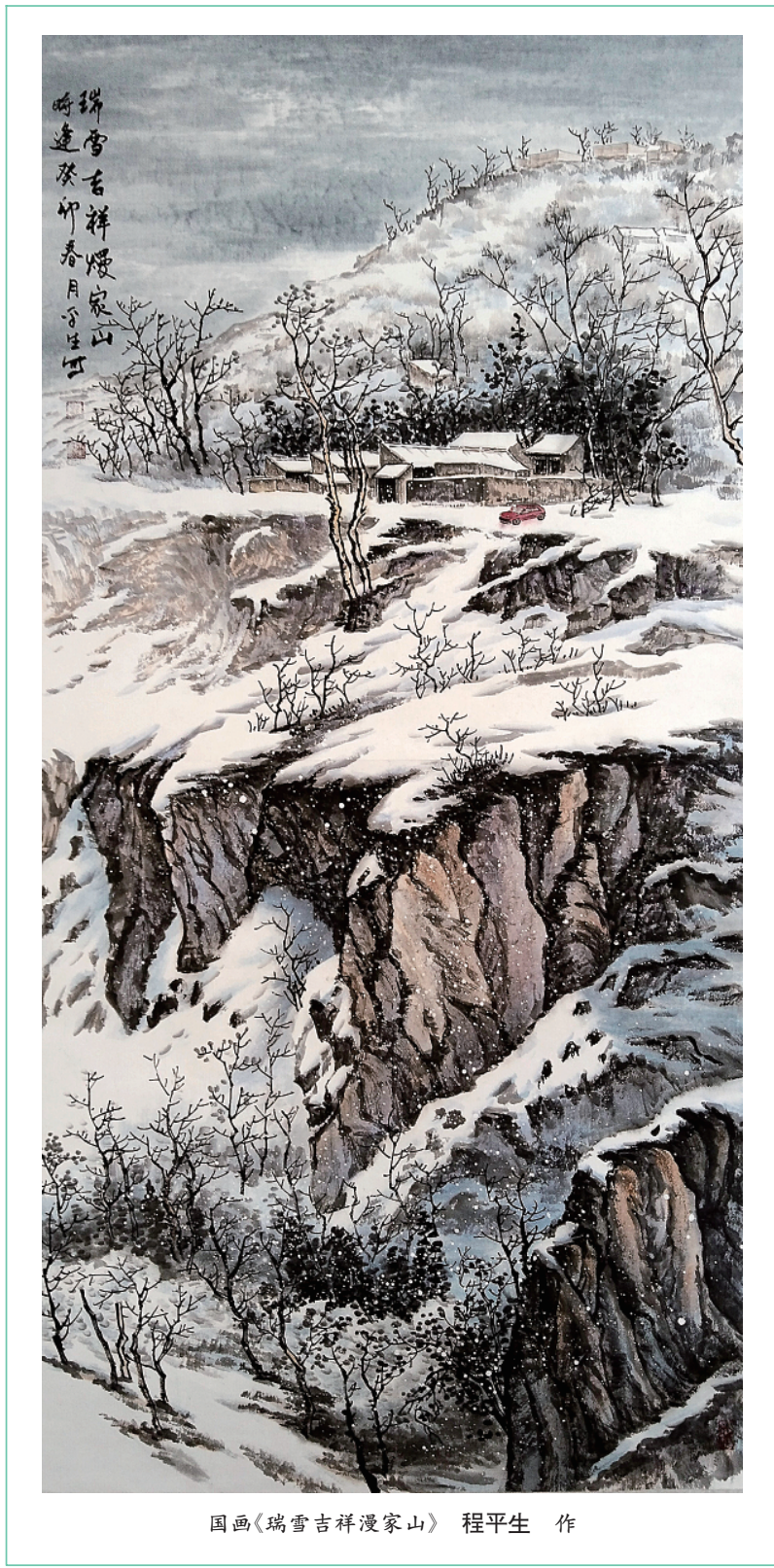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屋檐上的一柱柱冰凌，生出了晶莹剔透的水珠，水珠上正孕育着一个斑斓的世界，流光溢彩，一如此刻的小村。

忽然，滴答一声，水珠没人土里，悄无声息又震耳欲聋。

这颗雪的种子，即将催生出新生的丰收，酝酿出新的温暖的故事。

曾经历过无数场雪，而今冬的这场，是那么的生动鲜活，那么的神圣空灵。与我，这何尝不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温暖相遇，一次梦幻般的惊鸿一瞥。

我将深深地记住她，在2026年冬月的英武村，一场雪，一个村，一些人，惊艳且温暖了我的心。



国画《瑞雪吉祥漫家山》程平生 作

忍耐的姿态伸向天空，它们黑黢黢的影子贴在这片塬上，或许是在期待那天能落下一场温柔的冬雪，用来软化干枯坚硬的树干，来涂白树的黑影。可是没有雪啊，于是这份挣扎，这份等待就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出来——它们就在塬上屹立，等你来春天。人和树是一样的，树失去了往日的枝繁叶茂，人也变得迟缓而沉默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家长里短。棉衣棉裤臃肿了身形，手不在袖筒里，便在上衣的衣兜里静静揣着，只有时而呼出的白气证明它们并非一座雕塑。冬日的活少了，时间仿佛被无限地拉长，蹲在墙角晒太阳就成了冬天最重要的活计。几个墙角的老大爷点上烟枪，有一口没一口地吧嗒着，他们顺着村道，眯着眼睛望向那片光秃秃的塬，不知道在看些什么。或许是去年年初就离家的孩子？是明年的玉米？是地里的先辈？没有人知道，答案都在旱烟散出的烟雾里。

夜来得早，且深。因为刮了许久的风，所以星子便格外的密，格外的低，寒气也渐渐从地里渗出，浸透这片塬的每一个角落，将安冯塬封存进冬天里。可是安冯塬是活的，地是活的，风，水，树，还有大家都是活的，它在等一场雪，或是一声惊雷，来唤醒自己，因为冬天到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我的2025

难忘三场告别

□郭晓凤

2025年，注定是我人生中最该记住的一年，这一年我完成了几场盛大的告别，每一场都万分郑重，带着深深的爱与不舍，都是充满着重量与温度的告别，这不是简单的“告别”，而是一场场用情至深的交接仪式。

第一场告别，是对过去的自己。这一年，我离开了为之心奉献了青春的单位，告别了自己深深喜爱的检察事业。欢送会上，接过领导颁发的印有检辉的“荣休纪念章”和同志们的鲜花，我将所有温暖的祝福一一收入心底，将这份检察事业赋予我的荣光与责任，仔细叠好，深深地收入记忆的檀木箱。从检三十年恍如昨日，那些与同志们并肩办案、追求正义的时光，将是我一生最珍贵、最厚重的回忆！告别同事和单位，我结束了前半生与他们一段风雨同舟的航程，从此岸到彼岸，我带着检察事业赋予我的智慧，开启了复得返自然的真正属于我的后半生！

第二场告别，是对安稳的旧巢。由于膝盖疼痛爬不了楼梯，迫不得已将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子低价出售，这所我住了23年的房子，早已不是砖瓦水泥，它是我奋斗岁月的见证者，是我情感故事的容器，是我的避风港，更是我亲手建设的家。我精挑细选给它选了我认为好的新主人，之所以低价转让，是因为我更在意它能否继续被温柔以待，我给它的是一个充满祝福的“再见”。我用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与“旧巢”慢慢告别，我像对待一位知己老友般与它一一惜别。我搬完所有东西之后，将我曾经的家的角落落落，仔仔细细，认认真真、彻彻底底的打扫了一遍，我希望新主人能像我一样爱护它，养它，让它一直光明敞亮且温暖，我希望新主人对这个“家”的尊重和爱，让它永远为我敞开着心门。

第三场告别，是对掌上明珠的托付。这是一场最甜蜜、最复杂、最隆重的告别，我倾尽全力，为女儿披上最华丽的嫁衣，举办了传统的“中式”订婚宴。宴会上，我多年不见的亲人、老师、同学们放下手头

的事情，从新疆、河北、广州等天南海北奔赴而来，他们带着满满的爱祝福孩子们百年好合！我纵然万般不舍，但还是亲手将她交到另一个爱她的人手中，千叮咛万嘱咐！叮嘱，是最深沉的爱交接；嘱咐，是最有力量的放手。我知道我的公主长大了，要和心仪的白马王子建设自己的王国，我将心中的不舍与爱化作深深的祝福送他们启程，在他们的身后，我将永远是那座最安稳、最温暖的故国城堡。

总之，这一年，仿佛是生命主动进行了一次精心的“清仓”，为我腾出最宝贵的空间——心灵的空间，与时间的空间，我将以全新的姿态开始新的生活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为新家，点燃了第一缕炊烟。我选择了一个更适合当下生活的小居所，简简单单，清静安宁，无须爬楼。窗根有阳光，对面有田野，有鸟鸣、有绿意。在这里，我用积累了半生的品位与温暖，重新定义“家”的样子。翻开一本本落了灰的书，养起一盆盆充满生机的绿植，在袅袅茶香里，听喜欢的歌曲，评书，相声，京剧，散文，与故人静坐，与心灵对白。

退休后的时光，是生命馈赠我的厚礼，时间不再是匆忙追赶的目标，而是慢慢流淌在身边的诗歌，绘画，书法，插花，摄影……每天清晨，我为自己和爱人精心准备一顿早餐，而后对着窗外的风景，安静地喝一杯茶，发会儿呆，练会儿瑜伽，和妈妈、姐姐、妹妹们打个超长时间的视频群聊……一切都是自己期待和喜欢的样子，我从容地享受这份闲适和自由。

人生如四季，我已经步入天高云淡的秋天。我用心经营了前半生，交付了责任，传承了爱意，现在，我把最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，完完全全地回归到自己的身上。前半生的所有耕耘，都是为了滋养后半生的丰盈与宁静。

感恩时光里的每一次遇见，感恩所有亲朋好友，彼此照亮，互相温暖！浓冬岁寒，时光再冉，一冬一季一岁一晚，一念一暖一生安！

山海记流年

□樊晓敬

当深圳的东风掠过窗棂，卷起案头散落的诗稿，我才惊觉2025年的日历已近尾声。这一年，我的足迹在泾州的古巷与鹏城的海岸间辗转，笔墨在人文的肌理与自然的壮阔中游走，那些沉淀在诗行里的瞬间，早已酿成岁月最醇厚的馈赠，让每一段前行的路都有了清晰的印记。

春日的悉尼中央海岸，海风裹挟着思念，我写下李商隐的诗篇，在字里行间邀约这位唐代才子共赴泾州之约。彼时虽身在异乡，心却早已飘回那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小城。夏末秋初，我终踏上归途，泾州的街巷成了最亲切的归宿。初秋的夜晚，我漫步汭河桥，凉风裹着归意漫来，像游子踩过熟悉的石板路，轻轻叩响桥的栏杆。俯身时，竟瞥见蜘蛛在栏杆缝隙间结网，丝缕皆朝西向，似在向王母宫躬身敬礼，又像朝着大云寺的檐角织就谒佛的模样。桥下河水轻淌，接住岸边晃荡的灯红酒绿，让虔诚的蛛网多了丝人间的暖意。那一刻，旅途的颠簸与疲惫都烟消云散，唯有这份宁静与执着，被我细细收进诗行。

泾州的时光，是浸在历史与温情里的。我踏遍这座小城的角落，拜谒王母宫山，在山巅许下心愿，让清风捎去对幸福的期许；泡在39度的温泉里，任暖意洗却尘埃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；入住瑶池酒店，在天籁之声中入眠，品尝罐罐蒸馍的甘甜与瑶池宴的芬芳；到大云寺上香，让舍利之光洒落满身风霜。我还在诗中为李商隐勾勒今日泾州的模样：夜来得早，且深。因为刮了许久的风，所以星子便格外的密，格外的低，寒气也渐渐从地里渗出，浸透这片塬的每一个角落，将安冯塬封存进冬天里。可是安冯塬是活的，地是活的，风，水，树，还有大家都是活的，它在等一场雪，或是一声惊雷，来唤醒自己，因为冬天到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这一年的创作，是与时光的深

情对话，案头的灯火常常长明至晨，字句在笔尖慢慢生长，既有对历史的回望，也有对生活的感悟。四月，在澳洲的辗转中，我写下对李商隐的牵挂；五月，在深圳的窗前，我细数四十年陪伴的温暖，让深情在文字中传递；十月，泾水之畔，我修改诗作，让古今的思绪在字里行间交融；十二月，骆驼来到泾州的消息传来，我写下丝路的辉煌与民族的自豪，让跨越千里的相聚在诗中永恒。创作的路上，偶有迷茫撞碎在晚风里，但每当笔下的文字逐渐成形，那些细碎的欢喜便会缀满寻常岁月，让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。

年末的冬至，我赴了大梅沙的海之约。蔚蓝的大海碧波荡漾，有人在浪尖逐潮，有人在沙滩踱步，有人定格风与笑容，把对世界的眷恋连同鬓角的霜，同框在镜头里。最动人的是那对年迈的老人，他们依偎在沙滩上，将沧桑嵌进浪花。大海从未吝啬，依旧铺开万顷澄澈，把最壮阔的涛声与波澜捧到他们眼前，远处的商船载着余晖，缓缓驶在既定的航向，像极了人生的旅程——

有人踏浪而来，有人隔岸遥望，有人转身离去，或许重逢，或许终章。那一刻，我更懂了珍惜的意义，每一次看海的日子，都是岁月予人的温柔馈赠。

翻看这一年的诗稿，从泾州的古桥、寺庙到深圳的海岸，从对历史的追思到对陪伴的珍视，每一笔都是时光的馈赠。2025年，我以笔墨为舟，在岁月的河流中穿行，看过人文的厚重，赏过自然的壮阔，藏下了温暖的牵挂。如今，岁末的冬阳洒满窗台，我把未说完的话折进阳光里，期待来年的风再轻轻唱响。这一年的过往，早已成为生命中珍贵的行囊，伴着我继续在诗与远方的路上，坚定前行。

泾水 第1571期

投稿邮箱：plrbshwh@163.com



安冯塬的冬天

□王民国

安冯塬上的冬天，是从黄土地里开始飘散的。

最先变化的是塬上的泥土。土地不知道何时开始结冰了，脚踩上去时，咯的脚底板生疼，忍着疼痛猛踩两脚，只能踏碎几块不知名的小土块，只剩下沉闷的、短促的声响顺着剧痛发麻的腿脚传入耳廓。这个声响我听过，和昨夜夜里不小心将一块梆硬的馍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一样，笃笃，沉重又干涩。伸手去摸，当指尖刚触碰到土层，便觉得一股透骨的凉直往皮肉里钻。当我试着用指甲去扣，那黄土纹丝不动，甚至连些细碎的土粒也吝嗷不已，我将指甲搭在土块的裂缝处，使劲扒上一把，终于捻下一小块土渣。土渣侧面被满了冰渣，白晶晶的，用拇指和食指一碰，凉得沁人，稍微一揉搓，就化作水珠润入土里消失不见，只给手指留下一堆黏稠的黄泥和久久不愿离去

的冰寒。

接着是风。安冯塬上的风和别处的风略有不同，它从茫茫的冻土层缝隙里翻涌而出，在这纵横交织的田垄上钻扯，有时肆虐时，甚至能卷带起冻土表层的干土和冰渣。当风势渐弱，便从地里挣脱束缚，裹挟着冰和土，在塬面上彻底铺开。这便是安冯塬上的风，安冯塬冬天的风，这风自黄土中来，转眼间就能扶摇而上，将呼啸声灌满四野。当它掠过枯寂的荒草，能将这可怜的草儿拦腰折断；当它攀上路人的肩膀，能吹破那人通红的脸庞；当它爬上山坳，能将山坳口处的枯树枝扯得乱颤，当它登上云层，便将天空的云层撕得粉碎，只留下一片湛蓝湛蓝的天。

水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。沟底的溪流停滞了，将往日的灵动尽数封藏，变成了一条米黄色的玉带。这条冰带

薄厚不均，厚实好似铁块，薄处却如同空中花园，冰层下方一片空荡。偶然有沟风掠过，拂过冰带表面，只激起几缕塬上尘，却再也听不到那叮咚的玉碎声。沟里靠近崖壁的地方，在滴水处垂下长长的冰溜子，这些冰溜子长短参差，有的细如银针，在风中微微发颤；有的粗如手臂，沉重地悬在空中；有的更甚，两个成年人也难以抱住，像房子中的大柱，支撑起这片塬。其实我是知道的，这沟底里的溪流和崖壁处的冰溜子其实是活的，当晌午阳光充足，气温回暖时会稍微化开，傍晚温度骤降时又冻上，周而复始，那条沟底的白玉带便开始顺着沟势蔓延而去，冰溜子也变成了塬底的擎天柱。

最惊人的是那些树，枣树、槐树、柳树，还有安冯初小里的那几株七叶树，全部褪尽了叶子，只留下灰褐色的树干交错纵横。这些树干以一种极度